# 鮮血與黃金

# --斯基泰黃金製品介紹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博士班
李建緯日期：2007.9.11
email: g880201@mail.tnnua.edu.tw

## 第一節　歐亞草原上的斯基泰民族

歐亞草原因氣候乾燥，主要分布著寒帶森林與廣茂的草原，雖不適於定居的農耕生活，卻是飼養牲畜的絕佳環境，因而本區以遊牧、採集與漁獵生業爲主。遊牧民族主要的生活型態爲逐水草而居，故在地域和族屬間的對應關係顯得相當薄弱；另一方面，由於廣大的活動空間以及無國界的概念，因此整個歐亞大陸的遊牧民族生活方式和使用器物面貌具相當程度的共性，這也讓目前此一廣大區域內族屬分布之看法一直無法達成共識。

活躍於北方草原地區的諸多遊牧民族當中，居住著一群被視爲神出鬼沒、野蠻兇殘的民族，他們是「斯基泰人」。斯基泰人英文爲Scythian，源自希臘語Skythaio，中文又稱西徐人。由於斯基泰人沒有自己的文字，而大量的人名、地名、族名都保留在碑銘或希臘古典作家的著作中，而「斯基泰」一字首見於希羅多德（Herodotus, BC 484-425）的《歷史》（Ἱστορίαι）一書：他將分布於歐亞草原上從喀爾巴阡山往東至頓河，甚至以東的遊牧人稱爲斯基泰人，而且他還指出位於波斯的薩迦人（Saka）就是斯基泰人：「波斯人是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稱爲薩迦人」因此也有人認爲廣義的斯基泰人還包括了薩迦。塞迦人又稱東斯基泰人，在中國漢代史籍中稱爲「塞」，西元前 6～5 世紀古波斯銘文稱之爲「薩迦」。另有一說爲塞人與斯基泰人分屬不同種族，塞人主要活動於西元前 5-3 世紀的中亞草原，分布在伊犁河流域、東西天山以及帕米爾高原一帶，也就是在今天的西伯利亞南部、新疆與中亞一帶，當時爲典型遊牧部落。他們在西元前一世紀進入印度，西元前後在塔里木盆地與和闐綠洲定居，之後在塔里木盆地東緣的鄯善生活。本文採廣義之說，也將塞人納入斯基泰人一支。

就一般的定義來說，斯基泰人的分布範圍主要包括了整個伊朗高原以北的遊牧民族：這些遊牧民族西元前 9 世紀居住於阿爾泰山以東，西元前八世紀西遷至以黑海北岸爲中心的區域，因此居住於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沿岸的塞人也屬斯基泰人一支。[1]艾倫・瑞德（Ellen Reeder）推測居住在黑海北岸的斯基泰人，原

[1] 羅世平、齊東方，〈草原地區的動物藝術〉，《波斯和伊斯蘭美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本應是居住在東邊阿爾泰山一帶的遊牧民族，在西元前 10 至 9 世紀時，被迫向西遷移，於西元前 8 世紀時遷入此地的烏克蘭（Ukraine）地區。[2]最晚在西元前 7 世紀時，斯基泰人已在黑海（Black Sea）北岸的烏克蘭活動，而當地原爲金麥里人（Cimmerians）所居住，後來被遷移至此地的斯基泰人所取代。俄羅斯考古學家在黑海東岸到北岸一帶所發現的斯基泰貴族墓地，年代上大多晚於西元前 7 世紀。

圖 1：西元一世紀時斯基泰人的活動範圍　圖版來源：維基百科 wikipedia 2007 年 8 月

當希臘勢力抬頭，並陸續在黑海沿岸一帶建立殖民地時，斯基泰與希臘的交流愈見頻繁。從西元前 4 世紀中葉起，斯基泰人開始衰落；至西元前 339 年，斯基泰王阿提亞斯在對馬其頓王腓力二世的戰爭中戰死；西元前 2 世紀，斯基泰人被薩爾馬特人（Sarmatia）排擠到克里木，建都城於涅亞波里，並在西元 3 世紀左右被哥特人所滅，此後的斯基泰人遂與民族大遷徙中的各民族融合，並自歷史洪流中消失。

對歐洲的希臘人與西亞的波斯人來說，斯基泰人總是令人聞風喪膽。法國東方史學家魯保羅（Jean-Paul Roux）所說，這些游牧民族是世界上最驍勇善戰的武士——他們身體強壯，可長時間不喝不吃不睡，而且對首領的命令絕對服從，可自行決定何時何地發起攻擊，對於死亡亦不感到畏懼，寧願死在戰場上而不願病老而終。他們不時侵擾南方或西方以掠奪資源，所向披靡的波斯王大流士（Darius）在西元前 512 年對斯基泰發動攻擊便遭到重大挫折。而在其陰森恐怖的祭典中，他們不僅將活人祭品通通殺光，只留下斷肢殘骸的屍體，而且斯基泰人還常將敵人（或親友）的頭顱砍下，有時還會將頭皮剝去或拔下人皮，以證明

2004 年，頁 105。
[2] Ellen Reeder, “Scythian Art,” in *Scythian Gold*, N.Y.: Harry N. Abrams, 1999, p.38.

自身的勇敢。去皮的頭顱會經過特別處理，將眼框以下的部份鋸掉洗淨，只留下頭頂骨，並在外面蒙上牛皮，裏面鑲金，裝飾成華麗的飲用器皿。因爲斯基泰人對敵人極其殘忍，故歐亞大陸的農業民族對他們相當恐懼。他們馬術高超，可騎馬睡覺而不墜馬，行動力之迅捷使得人們認爲他們總是神出鬼沒。

斯基泰人的墓中陪葬物顯示出當時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當他們的國王死後，要殺死數十名衛士連同馬匹殉葬，因此他們的墓葬中經常隨葬有大量的馬匹，而墓穴經常以大型石頭堆砌，四周以大型木材砌成墓室，有時墓穴上也有石頭堆積而成的巨型墓塚。貴族墓葬也毫不遜色，除了偶爾也會要求女姓配偶殉葬之外，還埋有金、銀、銅器、陶器、各式皮革毛氈；相形之下，一般百姓墓穴與隨葬品則相當簡陋。但是不論貴賤，死者埋葬都採用側身屈肢，如同胎兒的姿勢。除了以墓葬規模、牲畜數量與黃金製品的多寡顯示出貧富間的巨大差異，斯基泰人即便是貴族，一般的穿著也相當簡陋：男性大多是短上衣、長褲子、高腰皮靴和保護頭部不受風寒尖帽，頭上長髮則散落於肩上；婦女則穿長而寬鬆的袍子，上面經常縫綴著如牌飾一般的黃金箔片。

斯基泰人與希臘人的關係是亦敵亦友：他們除了掠奪其資源外，有時也成爲抵禦東方其它遊牧部落侵襲的屏障，並與他們保持貿易往來關係，有不少斯基泰黃金製品便是委託希臘金匠而製作的。在世人對他們存有四處掠奪的殘忍普遍印象之外，另一方面卻又看到他們遺留給後世那舉世無雙的黃金藝術品，不僅鑄工精細，構圖巧思亦令後世難以望其項背，故有他們又有「馬背上的黃金文化」之稱。

## 第二節　斯基泰民族與黃金的關係

希羅多德在《歷史》中提到據說在遙遠極北的阿爾泰（即今天的西伯利亞），傳說住著一群獨目人，稱爲「阿里馬斯匹亞」（Arimaspea）。他們從鷹首獅身的格里芬守護獸手中奪得黃金；有一說是格里芬指的並非神獸，而是一群在阿爾泰山地區看守黃金的古老族落；也有認爲獨目人是塞人之說…總之還未有定論。在黃金製品實際的使用上，希羅多德還提到：「塞人王族享用上天賜與的各種黃金用具，腰帶上有著黃金飾牌，人死後，要用黃金製品入葬。」我們從斯基泰大型墓葬中，看到多數隨葬物品幾乎都是飾以動物紋的黃金飾品，除了印證希羅多德的說法，也可說斯基泰是「唯金爲葬」的文化。

除了希羅多德之外，另一位讓世人得知斯基泰黃金藝術品的重要人物是俄國彼得大帝（Пётр I Вели́кий, 1672-1725）。西元 1715 年一位西伯利亞礦場場主向當時的沙皇彼得大帝呈獻一批金器，大約 20 件左右，這些黃金製品以動物造形爲主，而後來陸續也發現其它金器並獻給大帝，直至他 1725 年辭世爲止。這些可算是歷史上最早被收藏的斯基泰金器，目前都收藏在俄國的冬宮博物館（Зимний дворец）的黃金之屋。而以數量來說，冬宮博物館在斯基泰金器上的數量在世界上可謂數一數二。

斯基泰（塞人）常使用的金器，經常是箭筒、劍鞘、劍柄、馬具、首飾、牌飾，或作爲服飾之縫綴【圖 2】，並以錘鍱、鏨刻、敲花、模沖與鑄造等工藝製作。男女皆穿戴黃金臂飾、指環、耳環、項飾、胸飾等，而男性在黃金武器飾件如盔甲、短劍、劍鞘、箭囊…等方面，所佔比例更高。由於遊牧生活需要迅速移動與輕便，因此像中國那種大型青銅器並不適合他們使用。因此小而精緻的貴金屬作品，便成爲他們表現創意與身份地位的物件。黃金牌飾作爲服裝或馬具上的裝飾，通常是以鑄造與透雕方式製作，圖案以怪獸（猛獸或猛禽）與馬（畜牲類）爭鬥、水滴紋和生命樹等爲母題爲主，水滴留出內凹部份，以便鑲嵌寶石【圖 3】。

圖 2 斯基泰出土的黃金飾品：頭盔、帽飾與靴飾　圖版：Scythian Gold, fig.15, 16,124

在斯基泰的藝術母題方面，常將現實與想像動物互相爭鬥場景作爲基本主題【圖 3】。從頓河岸邊至阿爾泰山的整個歐亞大草原，均分布著這種動物母題爲主的藝術表現，這些特徵被稱爲「斯基泰動物紋」或「動物風格」(animal style)，而這些母題風格順理成章地成爲金器主要的藝術表現。怪獸通常是獅首獅身帶角帶翼、或是鷹首獅身。這種被稱爲「格里芬」（Griffin）的怪獸，經常表現的是撲向並撕咬住馬。形態上反轉扭曲，變形而誇張的軀體以表現搏鬥的激烈，動感極強，具藝術渲染性──猛獸的肩寬大，口大而齒尖銳，爪極其銳利，眼、鼻孔與耳亦被誇大表現；遭受襲擊的動物敏捷而輕靈。搭配上動物身上三角形或圓形凹孔鑲嵌以寶石的作法，使黃金牌飾更具視覺絢麗效果。[3]艾倫・瑞德（Ellen Reeder）認爲斯基泰的藝術表現，早期受到近東地區的影響，晚期則充份表現了希臘作法；然而在藝術母題上，如同Esther Jacobson指出，卻殘留了早期在阿爾泰山地區狩獵的生活的記憶，因爲如鷹、大型貓科動物如豹、虎，或是大角鹿等母題，均不屬於烏克蘭地區的動物，卻是阿爾泰山棲身的物種。[4]

[3] 羅世平、齊東方，〈草原地區的動物藝術〉，頁 107。
[4] Ellen Reeder, “Scythian Art,” p.38.

圖 3 動物搏鬥紋牌飾・彼得大帝收藏(BC 4-3 世紀)　圖版：《世界美術大全集・中亞卷》fig.61

定居於黑海沿岸的斯基泰人，因爲與西方的希臘民族接觸頻繁，特別是在亞歷山大東征、在黑海沿岸一帶建立了許多希臘殖民地之後，使得斯基泰人器物呈現了希臘化作風。特別是在黃金工藝方面，有爲數不少的斯基泰之黃金製品，不僅深受希臘的影響，甚至還委託希臘工匠製作。[5]部份黃金製品已擺脫了早期的動物風格，而開始出現寫實主義風格，如大量出現的寫實人物圖像，甚至還出現了希臘神話題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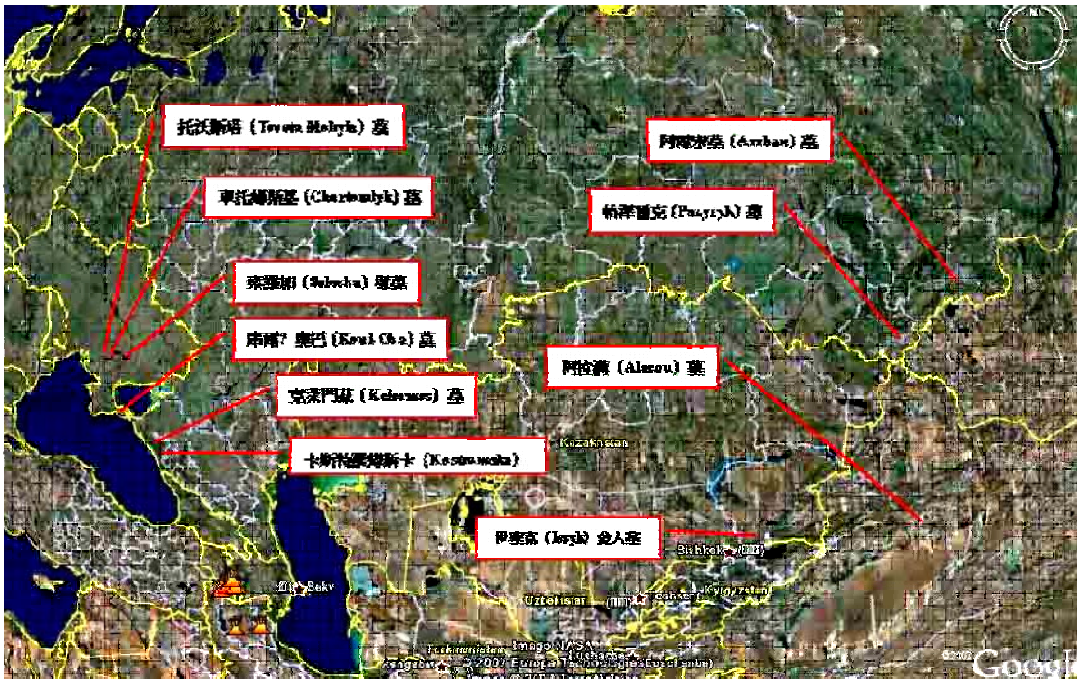


圖 4 歐亞草原上斯基泰與塞族出土黃金製品的重要地點　圖版：由 google earth 改繪

斯基泰人或塞族的貴族墓葬數量極多，按地點主要分佈在烏拉山以東的阿爾泰山、天山一帶，以及烏拉山以西的高加索山、黑海以北地區【圖 4】。東邊有蒙古共和國與吐瓦共和國交界的阿爾宗墓（Arzhan, B.C.8-7$^{th}$ 世紀）、阿爾泰山的

[5] Hermann Schadt, "Greece: Cradle of Europe Art and Culture," in *Goldsmiths' Art: 5000 Years of Jewelry and Hollowware,* Stuttgart: Arnoldsche, 1996, p.32.

帕澤雷克墓（Pazyrek, 5-4th 世紀BC）、天山附近伊塞克金人墓（Golden Man of Lake Issyk, 5-4th 世紀BC）與新疆阿拉溝（Alacou, 5th 世紀BC）墓；以西有黑海東岸的克萊門茲（Kelermes, 7-6th 世紀BC）與卡斯特羅姆斯卡（Kostromska, 7-6th 世紀BC）墓、黑海北岸尼科波洛（Nikopol）地區的索羅加塚墓（Solocha, 400-380 BC）、車托姆斯基（Chortomlyk, 4th 世紀BC）墓與托沃斯塔（Tovsta Mohyla）墓、以及黑海與亞速海間的克里姆（Krym）半島上的庫爾奧巴墓（Koul-Oba, 4th 世紀BC）墓…等。

## 第三節　烏拉山以東的黃金製品

本地出土的黃金製品的墓葬，大致上係以中亞和新疆阿爾泰一帶爲主。在黃金製品的形態上，比起黑海地區斯基泰的藝術表現，更爲強調動物母題，特別是以大型貓科動物爲盛，在青銅器上亦見類似的形式。此地文化除了是前文所說的塞族，另也稱爲「斯基泰-西伯利亞」（Scytho- Siberian）文化。

西伯利亞阿爾贊墓（Arzhan, B.C.8-7th 世紀）發現於西伯利亞南部吐瓦（Tuva）共和國與外蒙古共和國之間的沙皇谷，爲永久凍土層。此墓地出有金器者爲阿爾贊二號墓，爲一對夫婦墓。男性爲 40-45 歲，女性爲 30-35 歲，年紀相差約 10 歲，他們係同時入葬，故判斷應是女性配偶爲夫殉葬。該墓共出 20 公斤之金器，件數高達 5,700 件，有純金頭飾、大角鹿杖飾、鐵劍金柄、雙鷹首箭囊扣、冠飾、項飾、衣飾、馬具…等；在動物母題方面，也有野豬、山捻魚、大角麋鹿、馬與鷹…等【圖 5】。[6]由於此墓的年代比黑海東岸最早的斯基泰墓（西元前 7-6 世紀）來得都早，而且本地黃金製品上大量的動物母題可作爲黑海東岸最早的斯基泰藝術的源頭，因此斯基泰族來自東方之說並非無稽之談。

圖 5 西伯利亞阿爾宗墓　圖版來源：《國家地理雜誌》，2003 年 6 月

新疆地區的天山阿拉溝（Alacou）發掘了四座木槨墓（均已被盜），其族屬推測爲塞人，其年代一說是春秋中晚期（西元前 500 年前後），另一說是戰國時期。這裡所有墓均出有金器。其中的編號 30 的墓葬出土黃金製品最多，計有虎紋圓牌 8 件【圖 6】、對虎紋金箔帶 4 片、獅形金箔 1 片【圖 7】、菱形花金飾片 3 件、圓形金泡飾片 33 件、柳葉形螺旋形金飾片與金串飾 130 多件，合計 200

[6] 麥克・愛德華斯（Mike Edwards），〈在馬背上打造黃金文化〉，《國家地理雜誌》中文版，2003 年 6 月號，32-49。

件以上。除了阿拉溝地區，另外在新疆伊犁哈薩克新源縣出土有青銅武士，頭頂戴著勾形帽，推測此爲塞人形象；另外，該地出土的對獸形銅環形式【圖 8】，[7] 其形式類似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地區出土的阿姆河（Oxus）寶藏中的黃金格里芬翼獸手鐲【圖 9】，惟前者雖仍保留了雙翼與雙角的表現，但格里芬的鷹喙消失，轉而成爲馬，顯見此地藝術表現深與中亞間有著極深的連繫。

圖 6 新疆烏魯木齊南阿拉溝・虎紋圓牌飾
圖版來源：《天山古道東西風》頁 38

圖 7 新疆烏魯木齊南阿拉溝・獅形金箔
圖版來源：《天山古道東西風》頁 34

圖 8 新疆烏魯木齊南阿拉溝・對獸形銅環
圖版來源：《天山古道東西風》頁 30

圖 9 阿姆河寶藏出土・黃金格里芬翼獸手鐲
圖版來源：《世界美術大全集・中亞卷》圖 40

西元 1969-1970 年，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共和國科學研究所於天山北麓的阿拉木圖附近的伊塞克（Issyk）湖地區，發現一群年代約西元前四世紀中，由 45 座墓所組成的塞種墓群。其中一座直徑 60 公尺、高 6 公尺的古墳，發現一具年約 16-18 歲的青年遺骨，推測爲酋長，並出土了大量了黃金製品與容器。主室在古代已被盜，南側室卻發現有墓主當年所著金衣、金尖帽、金靴與金劍，幾乎全身上下都飾滿了黃金，故又被稱爲「金人（Golden man）墓」【圖 10】。[8]在尖帽上有一對馬的形象，並與羊的形象合爲一體，這種尖帽與新疆伊犁哈薩克出土的頭頂戴著勾形帽的青銅武士相當類似，推測都是屬於塞人的穿著。除了金人墓，另外本地出土的一件後肢翻轉的黃金動物搏鬥牌飾，爲早年俄國聖彼德大帝

[7] 中國歷史博物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主編，《天山古道東西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圖版 28-31。

[8] 加藤九祚，〈黃金のシルクロード〉，《黃金のシルクロード展：東西文明の交差を訪ねて》，東京：黃金のシルクロード展実行委員會，1998 年，頁 10-12。

所收藏，右側爲一後肢反轉的馬；左側的動物乍看之下爲豹，但透過牠身上的羽翅與獸角觀察，說明牠是中亞與遊牧民族常見的格里芬母獸。

圖 10 哈薩克斯坦金人墓金人復原　圖版來源：《古代・中世東西文化交流》，1985，圖 18

## 第四節　烏拉山以西的黑海、高加索一帶的黃金製品

由於斯基泰民族先由東方遷入黑海東部，故黑海東部的早期斯基泰墓葬在數量上比黑海北岸還多，[9]其中可以黑海東岸的克萊門茲（Kelermes）【見圖 11】與卡斯特羅姆斯卡（Kostromska）【見圖 12】墓爲代表，兩墓地的年代約西元前 7-6 世紀。本地黃金製品整體呈現出了近東影響－－而動物母題也是斯基泰標準的動物風格的藝術表現。其中一件金薄片上模衝有大角鹿四方連續紋的作法，與伊朗庫迪斯坦（Kurdistan）的吉威耶（Ziwiye）村出土的一件年代爲西元前 8 世紀左右的純金帶狀物（belt）類似【圖 13】，後者係以模沖（embossed）與敲花（chase）技法製作。其上飾以獅面四方連續紋，在空格中填上公羊（goats）與大角鹿（stags）母題。[10]而卡斯特羅姆斯卡墓處土的黃金大角鹿，其具象的作法，也與吉威耶的金帶飾以及克萊門茲的大角鹿母題遙相呼應。

圖 11 克萊門茲（Kelermes）出土黃金製品　圖版來源：《世界美術大全集・中亞卷》，圖 22,25

[9] Ellen Reeder, “Scythian Art,” p.50.
[10] Julian E. Reade, “Europe and Western Asia, 1400-600B.C.,” in *Seven Thousand Years of Jewellery*, p.54-55.

圖 12 卡斯特羅姆斯卡（Kostromska）出土黃金製品
圖版：《古文明之謎》，頁 228

圖 13　Kurdistan 吉威耶（Ziwiye）寶藏出土金帶
圖版：*Seven Thousand Years 0f Jewellry*, fig.117

在黑海北岸的斯基泰墓，其年代大多晚於西元前 5 世紀。在藝術表現上更具象，更強調寫實的場景與空間表現，整體呈現出來自希臘藝術的影響，因此，此地藝術也被稱爲「希臘-斯基泰」式風格（Graeco-Scythian style）。位於梅利托波（Melitopol）的索羅加（Solocha）塚墓，年代爲西元前四世紀前半，該墓所出的宗教祭祀所配戴用的黃金梳子【圖 14】，其場景顯示的是希臘戰士與斯基泰戰士戰鬥的場面，表現了金匠高超的技法，而戰士的具象表現，更呼應了希臘的寫實風格。

圖 14 索羅加墓（Solocha mound grave）出土黃金梳　圖版來源：*Emitage*, p.223

此外，年代爲西元前四世紀，位於亞速海與黑海之間刻赤市（Kerch）附近的庫爾・奧巴（Koul-Oba）墓，其中一件戰士紋黃金壺【圖 15】上面刻有 7 位斯基泰戰士，有修理弓弦、對談、拔牙、捲包足帶等場景，服裝是戴硬直的尖頂高帽、著長褲，蹋軟靴，極其寫實，甚至連褲縫線腳亦清晰可辨。從作品的風格來看推測是由希臘工匠製作。同墓地出土的疊加動物金鹿牌飾【圖 16】雖然可看卡斯特羅姆斯卡（Kostromska）墓出土的大角鹿形式之沿續，但是卻呈現風格化的傾向。牠身上疊有四獸，並非作爲牠們載體的黃金大角鹿之裝飾，而彼此之間空間關係交待不清，說明動物風格已逐漸衰退，顯現出此時的斯基泰藝術對具像人物更高的興趣。

圖 15 庫爾奧巴墓（Koul-Oba）墓出土黃金製品：金壺（拔牙場景）圖版來源：《波斯和伊斯蘭藝術》，頁 108,109

圖 16 庫爾奧巴墓（Koul-Oba）的疊加動物鹿形黃金牌飾 圖版來源：《古文明之謎》，頁 220

1863 年由I. Zabelin於Yekaterinoslav省發掘的車托姆斯基（Chortomlyk, 4th 世紀BC）發現有黃金箭囊與黃金壺。黃金箭囊的器表裝飾手法顯示出希臘藝術的深刻影響【圖 17】，如裸體人物場景與莨苕紋飾等，唯一殘留斯基泰藝術的痕跡的是上方的動物搏鬥紋飾，此件作品同樣見於伊陵特西（Illintsi）、梅利托波（Melitopol）與五兄弟墓（Piatybratni），推測它們係以模衝（Matrix-Hammering）工藝製成。在庫爾・奧巴出土金壺上的戰士【圖 15】，也可見到他們隨身配帶著這種武器。

圖 17 車托姆斯基（Chortomlyk）墓出土黃金製品

圖版：《世界美術大全集・中亞卷》，圖 37,Scythian gold. Pic.,105

托沃斯塔（Tovsta Mohyla, 4th B.C.）墓出土黃金胸飾的工藝技法相當驚人【圖 18】，不僅同時使用了錘鍱、失蠟鑄造、金銀細珠、扭絲、累絲、焊接等技法，技術上已臻黃金工藝之高峰，從人物布局與構圖安排上亦見工匠巧思：第一層爲

斯基泰人生活場景、第二層爲花草等植物紋、第三層爲動物搏鬥與昆蟲等母題。此外，此墓地出土一座高級女性貴族墓，全身上下都佈滿著金箔片 200 多件，計有金手鐲、金項圈與帽上的黃金飾品。

圖 18 托沃斯塔（Tovsta Mohyla）墓出土黃金項圈 西元前四世紀 直徑 30.6 公分

圖版：《黃金展—東西文明交流》，頁 14-16

## 第五節　斯基泰人的藝術表現及其影響

Ellen Reeder指出，斯基泰人的藝術有幾項特徵：他們採用了希臘藝術的形式，但其內容卻是關於斯基泰的口述歷史；其次，斯基泰人不是一成不變地套用希臘母題：雖然希臘藝術提供了斯基泰人豐富且唾手可得的藝術想像力的源頭，如人物的處理方式、在飾品邊緣的大量卷鬚紋的使用等，但斯基泰傳統裝飾構圖卻是頑固的，並未全面讓位給希臘藝術；最有趣的一點是，希臘藝術中出現大量的男女性著衣或裸體的寫實手法，在斯基泰藝術中只剩下男性被保留下來，女性卻總是被變形，而不以寫實或居家造形出現。[11]

此外，在斯基泰人的藝術表現中，經常以一種動物間的生死搏鬥爲主題，其主題表面上是草食與肉食動物間的爭鬥，深入地說是食與被食、強與弱、征服者與被征服者、上與下，甚至是光與暗、陰與陽之間黑白分明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一種弱肉強食的關係，畫面強調的是一種衝突的、殘忍的自然法則。但這種衝突與其說是負面的、輓歌式的描寫，不如說是一種生命必需接受的自然法則（natural law），是一種物競天擇的自然法則。在這構圖中所表現的自然是一種絕對化的自然，一種只能遵守不能對抗的神性自然。這種二元對立的表現手法，後來也影響到中國北方游牧民族的藝術表現，如在戎、狄出土的黃金製品或青銅製品上，常見到動物搏鬥的藝術表現；而斯基泰藝術中常見的格里芬母題，也融入了中國戰國中晚期以後的北方與中原地區的黃金製品中【圖 19、20】。

[11] Ellen Reeder, “Scythian Art,” in *Scythian Gold*, N.Y.: Harry N. Abrams, 1999. p.52-53.

圖 19 山東青州西辛戰國墓出土格里芬母題黃金製品
圖版：《2004 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圖 20 陝西神木那林高兔出土（格里芬）金頭飾 戰國晚期
圖版：*Traders and Raiders*, Fig.20

由於斯基泰人主要是游牧生活，他們生活不定，完全依賴自然，因此接受大自然所安排的一切，是他們必需體認到的——唯有順天而行，和諧的使用大自然資源，並體認與學習自然法則，方是存活的唯一方法。因此，對敵人、異己或弱者的殘忍，並非其性格中原本的劣根性，而是他們長久以來在生活條件艱困的環境下，在適者生存的自然規則淘汰下，經調整、衍生而來的生活態度與自保方式。對我們來說，斯基泰人遺留的黃金製品上那抹鮮血已然褪去，但其高度的處理手法與藝術美感迄今卻仍令我們讚嘆不已。

## 【參考資料】


中國歷史博物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局主編，《天山古道東西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 年。

邵會秋、楊建華，〈早期斯基泰文化及歐亞草原的動物紋起源問題的探討：從《斯基泰-伊朗動物紋風格的起源》一文談起〉，《西域研究 》，2006 年 04 期。

郭物，《馬背上的信仰─歐亞草原動物風格藝術》，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2005 年。

羅世平、齊東方，〈草原地區的動物藝術〉，《波斯和伊斯蘭美術》，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年。

Ainsworth, Michael.,〈塞西亞人嗜血成性〉，《古文明之謎》，香港：讀者文摘，1979 年，頁 220-231。

Artamohov, M. I.. *The Splender of Scythian Art,* New York and Washington, 1969, pp.22-32.

Reeder, Ellen., "Scythian Art," in *Scythian Gold*, N.Y.: Harry N. Abrams, 1999.

Rudenko, S.I., *Frozen Tombs of Siberia, The Pazyryk Burials of Iron Age Horsem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加藤九祚，〈黃金のシルクロード〉，《黃金のシルクロード展：東西文明の交差を訪ねて》，東京：黃金のシルクロード展実行委員會，1998 年。